

# 新中華

## 第二卷第十期目錄

時事述評——一句返顧——

——總裁發表外交及國際問題演說——唐甯街  
當局怯懦的反響——白宮主人的英勇義俠——  
世界反侵略集團的逐漸強化——半月來各戰場  
的勝利戰果——

美宣告廢止美日商約……………秀明

英倫軟性外交與戰爭責任……………鄒錫光

所謂日圓集團的前途……………羅于

在繼續中的不宣而戰(譯稿)……………痒譯

中國婦女全都堅強起來了嗎?……………友甸

急待救濟的長汀紙業……………明強

侵略者的劣跡……………(譯稿)……………亢文

現階段中的福建形勢……………凌雲

抗戰兩年後的沙縣……………陳拓北

摘……………爾和

憶……………采風

中華民國廿八年八月一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時事述評

一旬返顧

石崗

濱海有潮，日日有變遷，時時有變遷，有時驚濤拍岸，有時風平浪靜；但是他一樣受大自然旋律的牽制，我們望着碧綠的海濤，沒有驚駭，沒有憂鬱，我們有自然鐵則的準繩，我們能綽有餘裕的控制。中國的抗戰，總裁如炬的眼光，早就昭示我們國民各應個個奮勵，自力更生，在本二四日中央政府聯合紀念週，

總裁發表外交及國際問題演說

有云「我們始終相信「自助者人必助之」的格言，無論軍事，外交，經濟，我們自始就認定要以自力支撐獨立奮鬥到底，祇要我們本身能自強，能健全決沒有一個朋友會離開我們，辜負我們的；我們得道多助，任何友邦決不致為敵人的威脅利誘，而改變其原來對華根本政策。」因爲：「我們友邦是重信義明大勢的國家決不能放棄他自己的義務，和法律的立場，他決不會漠視其切身的利害，世界友邦正義的權威，正在蓄積增長，到了時機成熟定能共合一致，作最後的發揮。」國際形勢轉化之樞紐，操之在我，遠東國際形象轉化之高潮與低潮，他不會在違反自然旋律之鐵則下逆行，認定方向把牢正義一切無所畏懼，一切無所憂慮。本旬來國際在遠東之重要事象，莫過於英日東京談判與美國廢棄美日商約，一方顯示英倫之柔弱，與美國對華利益之關心，企圖制止日本在華之行動，此雖出自各國立國之精神不同，然國際政策之進行，終難逃出歷史時代之鐵箍，美國通知廢約之翼日，華盛頓輿論贊揚舉至，英向遠東之屈膝，卽下議院議員加拉查已大呼可恥。誠如總裁所說「我們不但相信友邦政府，同時相信民主國家人民主持正義的力量必然會返映到他們政府的政策。」茲先看

唐甯衛當局怯懦的反響

英國因迫於上海的騷動鼓浪嶼的登陸，天津的封鎖，以及淪陷區的反英與中國沿海口岸的封鎖，眼見得遠東利益，勢將根本搖動；但不知從事積極的連合民主國家與之抗爭，富於怯懦之英倫，遂排演遠東一幕奴顏婢膝。據二十四英相張伯倫在下院報告之英日談判初步協定：

「英政府完全承認正在大規模戰爭狀態下之中國實際局勢，在此種局勢繼續存在之時，英國知悉在華日軍爲保障其自身之安全與維持其佔領區內公安之目的計，應有特殊之需求，同時知悉，凡有阻止日軍或有利益日軍敵人之行爲與因素，日軍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滅之，凡有妨害日軍達到上述目的的行爲，英政府均無意加以贊助。英國政府將趁此時機對在華之英當局，及英僑說明此點，令其勿採取此項行動或措置，一以證明英國在此方面所取之政策。」

按協定的規定，英人幾乎直接承認日軍闖在我國造成之非法局勢，實爲自翊尊崇威榮之英倫人士在遠東宣佈其卑怯低能。總裁鄭重聲明：「英日訂有協定的話，如果沒有得到我們國民政府承認，不但沒有價值而且在事實上亦決不生效」。英倫各報一律保持幽默口吻，攻擊張翁。雖首相一再在下院宣稱對華之根本政策絕不變更，然英倫外交能手如勞合喬治艾登曾先後發言，認現英政府所取之政策完全錯誤。故英開受各方攻擊，尤其因美之廢棄美日商約之刺激，兩相比較，當更汗顏，故英倫對日政策即轉趨強硬，東京談判，轉頻破裂，如干涉天津租界行政以及法幣存銀問題，英國認爲絕難接受。而港電復有英國對我國新借款三百萬磅之傳聞。至是足見民主和平勢力，終係時代之主流，英倫目前正可回頭是岸。至談到

下接封底

# 美宣告廢止美日商約

秀明

在日本侵略者凶燄瀰漫極度逞兇假借天津事件強迫英國就範而東京英日談判初步完成之際，美國政府突然宣告廢止一九一一年所訂之美日商約，這種舉動，大出乎日本軍閥意料之外，這不但大折日本軍閥之台和警告保守的英國人士，而且在精神上給予正在浴血抗戰的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以無限的鼓舞，在情感上給予世界有正義感和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以無限的歡欣，這種在國際舞台上舉足輕重的美國的壯舉，自然引起世界人士的讚美與尊敬，我們姑不對美國此後如何實際有效的辦法來抵抗侵略下推測，而暫對目下美國之毅然制裁暴日下判斷，則對美總統的眼光遠大，態度堅決，判斷迅速，不能不佩服他的偉大了。

美日宣言廢約後接續不久，美海軍參謀長李海上將向羅斯福提出常年報告中有一美國海軍政策，雖純以防禦為重，但和平若果不能維持，則吾國應採行攻擊性之軍略，勿令敵國艦隊駛近吾國海岸，並不論作戰地點何在，迅即予以擊破。一語，言外之意，躍於紙上，這與今年四月歐局正緊整個遠東極度混沌的時候，羅斯福立時下令，把艦隊召回太平洋岸，其作用正復相同。在英國步步退讓遠東局勢千鈞一髮美國已到表示最後態度的今日，美國當局的舉動，的言詞，必更為具體超出一般電傳之外。

國際安甯秩序的放火者的日本軍閥所操縱的政府，其主要對外政策是對英強硬，對美溫和，然其用意却一樣：想驅逐白種人的勢力出諸東亞之外，看其在佔領地的排英反美只有程度上的差別便可知道，所以，美國如果對日實行報復，則勢必給予行將訂立同盟的英法蘇三個國家，以有利於世界和平的刺敵，美國如果肯決然站在三國同盟這方面，為反抗侵略作平行的努力，則於未來的國際政治的安定，必大有貢獻。

照現在的局勢判斷，則英法蘇為保持歐洲和平而成立之軍事合作的聯繫，一定可成，且勢必影響整個遠東，而美國則對於民主集團，必作好意援助，此後局面之展開，將隨實際需要之大小

而定。總之，英日協定雖然初步告成，然因美國態度之變化，實鼓勵了英國轉舵，所以東京談判，亦屬夜長夢多，眼前的國際局勢，我們絕對沒有悲觀的理由。

現在日本的氣燄兇惡極了，單就壓迫美國而論則有(一)屠殺與侮辱美國僑民，(二)轟炸美僑住所，教堂，醫院，(三)排斥美商，(四)阻止皮毛等貨運，(五)墮斷華北物產，(六)阻止美商行旅，(七)檢扣美方刊物，(八)襲擊美國報館。為美國自身的利益計，現在也該是用實際行動來反抗侵略的最後手段了，這次決然廢止美日商約，實是對日報復的良策，此後能夠努力用勁，尚未為晚，因為日本的軍火主要原料，百分之六十都靠外國，而眼前操日本國運生殺之權者是美國，根據美國共產黨員卜勞德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舊金山之報告：「日本軍閥在美國市場購取百分之五十三的軍用品。」煤與鐵為日本所缺乏，素由美國供給，現在美國如能用經濟報復，則日本馬上就要感覺半身不遂，成為廢物。美國態度的明朗與堅決，中國人民，自然欽佩，不過，我們所望者，是美國發動制裁暴日一則要徹底，再則要迅速，最好是聯合民主集團，共同動作，因為微此不會成功，徒為日本軍閥所取笑。在我們的痛恨回憶之中，有前次歐戰之中的法國商人以鉛對換德國的磁石，前年制裁意大利當時，竟在地中海出現了幾隻國籍不明的潛水艇，使整個計劃，為之粉碎。

為美之計，此後最好的步驟是(一)加緊英美與美蘇的聯繫，用實力支持民主集團，(二)禁止軍火和其他軍用品輸入日本，(三)加強抵制日貨，(四)商務的報復，如停止全部的對日貿易，實施關稅案三三八條，取消日本最惠國的待遇，(五)加緊援華。天津事件以後，法國報紙以為美國對遠東有舉足輕重之勢，津事的解決，端視美國的態度而定。此言最為中肯，我們希望美國趕快努力，加緊用勁，以奠世界和平的基礎，中國國民必更為英勇盡其抵抗侵略的先鋒作用。

# 英倫軟性外交與戰爭責任

鄒錫光

生活在霧的國度裏過慣着窒息性『鬱悶』的大不列顛民族，濃溼，沉悶，甚至對面不見人，養成心地偏狹，眼光短視，沒有想像，沒有概念，同藝術哲學一樣寒儉的，大不列顛沒有一點國際政治上明明的智慧。他是帶着充分的投機主義 (Opportunism) 凡事不敢預為計劃，他常說他有豐富的隨機應變的天才，究其實他是欠缺堅貞，他是帶着馬其維里 (Machiavelli) 的反覆無常。

英人把克 (Barker) 在其所著民族性一書中，也指出大不列顛人臨事敷衍的性質，僅知目前細微之癥結，而不能洞察過去的傾向與將來的需要。

『保守』是一致的被認為大不列顛的特長的嗜好，他絕不會有拉丁民族熱狂的放蕩不羈，他更沒有斯拉夫種的高曠遠矚，這是說英人的感情是緩冷更配融着沒有前進的思維。先天成就他猶豫和無勇，他是個帶有濃烈的宿命論色彩的人物。有人說他的成功，多靠他善於『容忍』和『遷就』，美國的獨立，加拿大，印度，埃及的民族革命，能避免了極大的流血，其原因在此；但是他的失敗，他的沒落，也就在他『柔軟』『寡斷』這一點上。

英倫的外交技巧的在國際舞台上決不會出人頭地，往事不必提，即說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英代表勞合喬治只是給人的的一種圓滑的纖巧，不愉快的印象。究其實他絕不能趕上法代表克雷蒙梭的操縱自如。英倫的外交，他是要弄得面面週到，玲瓏寶塔八面光。他會和這個國家握手，他會和這個國家的敵對國送媚，固然這種手腕有時也會偶然的弄到面面靈活，但是有時也會弄得

各不討好。時而聯法制德，時而聯德制法，現在又要聯法制德了。英倫外交即是那樣的缺乏節操。歸根結底一句話，英國的國際應付，自己骨髓裏沒血脈，所以就被強悍者威脅，被乖巧者玩弄，在人家劃定的圈套裏兜圈子。大不列顛的外交，有史以來，在國際政治演變上，從沒有決定作用。他影響人家的成分少，他受人家影響的部份多。假使他是箇水手，他是個善於隨風轉帆的航行者。可是他擁着『英國無日落』的優勢，他的地位在國際舞台上畢竟太重要了，模稜的態度，會使強者迷惑，弱者怔忡。按着已往歷史的事實，他是常常有意無意地促成國際事態走上危殆墮落之路。

一九一四年年的大戰火花，從塞爾維亞燃起；這烈火勢將燎原，這烈火，顯然要焚燬全世界。英倫，他仍舊不知道輕重，他不識時務，他不明白事態，他那時舉足輕重之地位竟不能把握。他不明白英倫已具有一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决定形勢；他，他頑性，遲緩，憂鬱，沉悶，躊躇，遂使千鈞一髮的時機，不能有所用心的控制，他延誤了可珍貴的決定數千萬生靈死生的刹那，他眼看着四千餘年的文明將淪為灰燼而不思振拔。甚至，要迫近日身的火患，他還不能意識到；要說刻薄話，真是人類感官一等的低能呀。

倫敦有霧，那時倫敦不會像巴黎，像柏林，像維也納，……熱情狂的手忙脚亂，他是神神實質的帶着紳士風度的傷感和猶豫呀！——這倫敦的霧。那時英國外交大臣是葛萊爵士，爲着『英俄協商』，他該是義

務的被迫着站在法俄這一邊。但那時倫敦人民對塞爾維亞沒有什麼好感，所以葛萊到議院宣稱承認對法俄沒有什麼秘密協定。據英人藍森的分析，那時英國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他可以坦白告訴德國，英國必須協助俄法，來履行他的條約，或許要使威廉二世對奧首相柏爾喜托特，施以更强的壓力。不然即走第二條路，告訴法俄，英國要守中立，使法俄堅決支持塞國作戰的主張，有進一步的攷慮。可是英倫既不敢勇敢接受英法俄協商條約上的責任，另一方面對德奧的倔強又不放心，哼着『直接談判』代替戰爭的無力的口號。我想即葛萊做夢也不會想到這種微弱的呼喚，能夠壓制大砲戰鼓的交響樂；那麼這套『化干戈為玉帛』的幻術，又是什麼勾當？結果遂使德奧挺強，法俄特勢，等到俄國訓令駐俄塞使『俄國在任何情形下決不許奧國侵犯塞國』，法國總統普恩加齊接着答應『如俄國着手阻奧國屈辱塞國，法國決為助力』！塞國遂決定縱火，風猛火威，英吉利也即在這整個世界帝國主義尖銳化矛盾的爆發的基點上，被時代的黑手捲入漩渦。

國際關係，錯綜複雜；而決定國際動能，因素殊多，但在某種情況之下，處舉足輕重之地位者，常能因一著之誤，使局勢全非。使國際事象突變，一發不可收拾。英人阿威勒特在最近著作『日本與中國戰爭』裏說：『一九一四年夏季，德皇為其顧問所誤，聽信不列顛不會參戰』，據此可知，德皇是時毅然決然之從事軍事冒險，原估料英國之保守中立。是則大戰爆發，我們有充分理由說明英國軟性外交的直接責任。

英國國民性的短視猶豫無勇和保守，影響於英倫外交上的軟化和柔弱。第一次大戰時，他是造下不可掩飾的罪過。單純譴責德奧，決不足以明當時的戰爭責任，一些國家有意無意的縱凶和幫凶，應同負人類歷史的罪戾。在一種戰爭情勢濃厚的表現於國際政治舞台上，用軟化的外交手腕求逃避求遷就求抵賴，都是無聊的目的政策。決不足以消戢戰爭。反之，它是在蒙養戰爭，它是在引導戰爭的爆發。

時至今日，遠東的資本主義沒落期的夕陽，首先放出炙天的

紅暈，他象徵人類危害的降臨，吐出殺人的毒液；那非洲的東部，那西歐的東南，全插下侵略者的魔旌；地中海，黑海，蘇彝士運河……代表着各國的靈魂的海軍旗幟發狂的臨風怒號，即說那遼遠的蒙古高原，也早紮下了侵略者膏藥旗的營幕。基督教徒莽蠢的憂慮着『世界的末日到了』！，風塵外交家捲起兩袖，開足馬達，左衝右撞，面紅耳赤，開始玩着九一四年前的故技，軍火商掌櫃局內壓下了一大堆定單，站在雪亮指揮刀上的人們發出猙獰的笑，地球這一個行星是整個在這猙獰的威脅中。

英不列顛，看看東方，看看西方，他怎麼來支持這『無日落』的國運？他要怎樣來對付加拿大，印度，以及香港菲律賓？要怎樣支撐西歐眼見不保的霸權？他要怎樣支持中國市場貿易的每况愈下？他要怎樣維護海軍霸王的綽號？西歐，他要支持凡爾賽條約，他要燬滅華爾賽，他要支持羅加諾條約和洛桑，他要支持倫敦條約和華盛頓；他和達拉第同做過夢，他和慕索里尼（英意協定）希特勒（慕尼黑）也同做過夢；遠東，他締結英日同盟，他撕毀英日同盟，在赤疆他曾摧毀過幼年時期的青年蘇維埃，但是現在史特朗又負着英倫最嚴重的使命帶着微笑拜訪莫斯科，最近還是一面英皇訪美，西慈使俄，漢德森返柏林（忘記了閉門羹），克萊琪更放胆在東京卑躬屈節和日本法西小丑談判，連裸體檢查的想像都不會當是恥辱的圖畫。——民主主義的末流竟會到如此地步，有什麼話說？

英倫是空前的茫無頭緒，不知如何是好，時局像電子般的在迴旋，腦昏，迷亂，不識黑白，在侵略者屠刀下他嗅不到血臭，連呼吸器官都不靈敏了。

一切像是上帝排定，一切又像咎由自取，最終他是有點惱怒了，可是經過人家偽情的一兩下按摩，他又手足無措的感到世界原來本是和平的，他反對庸人自擾，他彷彿覺得世界一切全有辦法。根據這些，充分證明英倫他是全沒有找到國際政治的光明面，他將永遠的找不到國際政治的光明面。

這也難怪，資本主義遇到了最後週期性的霉亂，全身僵硬。動彈不得；他唱着『和平』，一箇居心，要『保存現勢的均衡』；可是偏遇着法西斯強盜患了狂熱病，他偏要莽衝，要蠻幹，要反現狀！但是英倫對羅馬、柏林、東京軸心未嘗不忍受不遷就，他不是默許了意大利滅亡了阿比西尼亞？他不是參與了慕尼黑眼見日耳曼的長腿走進捷克斯洛伐克？他不是派了巴恩璧(Barnby)實業攷察團走進東三省？還有西班牙，奧地利，阿爾巴尼亞，英倫不是無聲無息地讓他毀滅？可是退讓有個限度，真地大火燒上自己的眉毛尖，那怎樣使得？

我常常覺得這時談什麼和平陣線，民主陣線，至少有點過早，你說張伯倫今日走羅馬，明天走柏林，後天又有大使代表走巴黎走莫斯科，跟着又有大使或代表之流僕僕風塵走到東海之濱的倭人的島國——東京，你能說這英倫排的到底是什麼陣？什麼線？

老實說，英倫是老大了，固然祖先的遺傳，煞夠豐饒。但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一樣和法西帝國主義患着同樣資本主義痼疾的病症，赤手空拳的政治流氓希特勒之流，橫豎總是一回事，他不怕肇禍，不怕死難，所以他敢作敢為；英倫暮氣，頹唐，怕死，所以一切只有畏縮，弄得前途茫茫，成了個迷途的病眼羊。

他怕蘇聯，他夢連絡蘇聯，他怕德意，他要拉攏德意，他怕日美，他要討好日美，達拉第和張伯倫，那一個又不是兵刀真槍？同時另一方面，英意協定要制德(西歐霸權)，英法協定要制意(地中海霸權)，英日同盟在抗美(西亞的市場)，英美聯盟在制日(太平洋形勢)，固然實際情形不會這麼單純，可是大致上不會相差過遠。所以英倫口口聲聲的和平，犧牲弱小的國家不算數，他的和平原是在企求能維持帝國主義新均勢這一點上。

打開窗子說亮話，英國在遠東大陸的關係，是太密切了，他是需要在遠東寄生。據統計英國在華金融投資佔列強在華投資總數百分之三十，政府借款佔百分之三十一，商品輸入佔列強百分

之十二，英元的經濟集團與遠東是成立了強有力的一環，他之援我，實帶着現實的必然性。日本在遠東之橫行，顯然是英倫遠東利益的被劫。日本帝國軍閥，看透了這一點，所以他敢用威脅，用利誘，作席捲遠東霸權的試探，玩弄張伯倫，哈里法克斯在自己的掌心，英倫患貧血，他站不住腳，他沒有挺起鬚子擔當一切的果敢，他當可讓他的血一滴一滴的流。最終或許他也明白會有一天弄得威榮掃地，紙老虎澈底的揭穿。所以他不是也鬥趣的試行着徵兵制湊熱鬧？像是煞有介事。不然，孤處在新大陸的美利堅，都要廢棄美日商約，克萊琪反靦顏的從事簽訂英日協定，這到底是什麼玩意？

不錯，英國對於我國此次抗戰，確盡過適當的友誼責任，不過要從另一方面設想，明眼人自有明確的認識，在這裏我願意保留批評；不過我總覺得打目前利益的盤算，不是超等技巧的商人，明達的商人他也得有遠大的眼光和一些商業道德呀！

張伯倫以風燭殘年，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况下，來支撐這大英帝國搖搖欲墜的前途，確是煞費苦心，然而他的復爬上政治舞台，原有其時代背景。老年人飽經世態，善容忍，善遷就，還有能夠不念舊惡的『健忘』，這些老年人的美德，正適合生活在霧的國度裏人們避世之道。年青的艾登，我想用不替憤慨(艾登因堅決認爲民主國和獨裁國無合作可能和張伯倫政見相反而去職)。因爲英不列顛愈其在艱危的時期，愈需要老成持重，和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沉醉青年狂的情形，是有其民族性的根本差異呀！

我們現在來看看最近英倫外交上幾件『出爾反爾』，『討價還價』的新作風，固然這作風不算新，可是這幾件事實是近年來英倫的新出品。

首先要說的是英德外交上的轉變：——  
應該從一九三八年艾登下野，羅馬柏林稱慶說起，從艾登眼見得希特勒猖狂不羈，一九三二年德國退出國聯進兵萊茵，接着

一九三五年又進駐薩爾區，一九三六年更發動佛朗哥製造西班牙

內戰，歐洲地圖將會整個兒變色；艾登下個結論，英倫的容忍沒有用。民主國和獨裁國絕不能合作。這帶着幾分天真的青年氣概，在張伯倫的禿髮下一筆兒勾消，因為張伯倫始終作綏靖政策的餘戀。果然，同年三月，納粹在維也納關得無法無天，希特勒的長腿向奧國進軍了，奧國便成了第三帝國的一部。接着八月又發生蘇台德區的事件，張伯倫參加明興會議，做着可恥滅亡捷克的劊子手，載着飛機返倫敦說是帶了『人類的和平』歸來，和平真的即降臨嗎？請看張老頭子本年三月十七日在伯明罕的自供：——

「在慕尼黑會議時，希特勒會親口告余，謂德國對蘇台德區之要求，為德國最終止之土地要求，此點希氏在柏林演講時也反覆提及。當時余以希氏既提出如此之保障，則一旦捷克問題解決，『協和』政策當有推進之可能，當慕尼黑會議後，余相信有大部份人士亦與余同志希望協和政策可以告成，然時至今日，余與他人相同，一致表示失望與憤怒！」

該曉得希特勒的『乖巧』『健忘』『出爾反爾』，會比英倫人士的熟練程度還勝一籌。

猶太人漂流了，西班牙的血阿爾巴尼亞的血還有……的而繼續不斷的流了。強盜們結下夥，成了軍事同盟，才使英倫心慌意亂，挺起喉嚨喊着，要決心締結英法俄協定來抵抗強暴，話雖是這麼說，事情到不是那般容易，看下列兩條電信：——

倫敦六月九日電：張伯倫及哈里斯的演說均準備就德國所提出之要求與德國談判。

倫敦六月八日電：外相哈氏演說：『縱有某某國家躍躍欲試冀用『武力仲裁』之手段，達到其目的，然鑑於戰爭上必引致可怖之結果，且稔知各國之愛好和平應廢然知返，謂其仍甘冒不韙不辭交戰者實難置信。……』

英人始終在濃霧裏閉著眼睛做夢我不再囉嗦，即借同日德人阿烏登在殖民地會議席上的演說充答覆，『除非你等將我等之殖民地奪回，吾等將繼續著作戰之狂呼，除非你等將德人，所需要生活空間交給德人，否則地球之上，永無和平！』看，德

人的『鑑於戰爭必致可怖之結果而廢然知返』！縱哈氏一萬個『實難置信』，槍尖兒架起來，那只好信不信由你！

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 維斯林拉河口 (Wis Tula) 甚至格台尼亞 (Gdania) 希特勒決不肯放鬆，兩德大將說：『但澤是第二次大戰的火藥庫』；望預言只是個預言吧！

再說英國對俄對法對美的遊移式外交：——

對俄一九二一年掛着歐戰勝利獎章的英國軍人，陷進阿爾汗巴庫和中亞細亞，所以英倫一向都在駭怕這個赤色危險性的國家，他發動圍攻蘇聯陣綫。一直到德意偏強的時候，他還是反蘇聯的盟首。九一八事變，英國確在默認日本充東亞進攻蘇聯的先鋒。後來在西歐爲着俄法協定，德意退出蘇聯，蘇聯才被拉入所謂民主軸心的集團以虛張聲勢。但是到現在英倫那會敷心這個社會主義工農的國家？鬧了四個月的英法蘇協定的擱淺，討價還價說什麼波羅的海沿岸小國問題，說什麼包括遠東問題，壓根兒一個謎，英倫沒有勇氣正眼對着這個沒有陰詐沒有虛隙的工農蘇維埃。

英意協定顯在抑法，德意納粹的用心，達拉第那裏不明白。英皇之遊法，遊美，那也只是游而已，當美國提出召開國際會議來調整國際糾紛的時候，哈里斯即直截了當的拒絕，有人說英國有永遠之友，無永遠之敵；我想到不盡然，我用盡心機即未曾發現有一國家是真實的英倫之友呢。

通過一九二九年華爾街 (Wall Street) 資本主義末期的恐慌，原即敏感到帝國前途的今非昔比；一九三二年之後半年的英倫關債竟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英格蘭的人民早就驚訝：『英國的光榮不是已成了過去嗎？』日本帝國主義攻進了瀋陽，李頓報告書成了廢紙，國聯已成半身不遂，英國遠東殖民的夢開

始粉碎。跟着德意的狂妄，張伯倫與莫希二氏的鬪法，逐漸蠟蠟敵不過雞公。歐洲在戰慄，誰再能憧憬大不列顛執著歐洲的牛耳？

『孤立的和平』再不能使英倫『保持泰盈』。戰爭火藥氣逼著英倫人士更覺腦暈；有那數萬千匹馬力的煙突裏的火花，還有那號稱聖雄甘地等一流人物又將怎樣呢？

這是需要自力更生的世界，一切事情得自己幹；英倫現在是完全陷在茫然的境態中，甚麼『好轉』，甚麼『同情』，只是一個想像，——僥倖的想像，英日東京談判也好，西京談判也好，好在我們建國綱領有個明正的外交方策：——

## 所謂日圓集團的前途

羅于

日本軍閥，為著要衝破我法幣壁壘，在華北設立偽聯合準備銀行，強禁法幣通行，企圖吸收淪陷區法幣，換取外匯；

支持長期抗戰，法幣貶值，到可抵抗外貨傾銷，減少入超，反有助於內地小工業之發展。

在華中近復設立偽華興銀行，施行同一計劃，以實現其所謂日圓集團。但揆諸事實，銀行設立之後，我法幣屹不動搖。就淪陷區之民衆，均能認識法幣之價值，暗為保藏留用；迨去年三月間政府統制外匯辦法公佈後，敵人奪取外匯之計劃，遂為我根本擊破；接著因為鈔在黑市場之套取外匯頗為活躍，遂有上月法幣外匯貶值之現象。因為與其固定較高匯率消耗外匯，寧可降低外匯市價保持外匯基金之為愈，此並非通貨情形之反映，更不是法幣購買力的低落而影響外匯市價，而是我人一種自動抵抗敵人新陰謀的政策況且在目前為著

我國法幣的準備金鞏固，這是誰也不會否認的事，六月間，一日元僅值中國法幣八角八分。偽華興銀行紙幣，在虹口通用市價，僅有時每元尚不足我法幣六角，其情形可知。偽幣準備金不充足，固無足論，而日圓的準備金又如何呢？據英人畢亞士之調查，日本國家銀行的準備金在一九二九年是一萬零兩百萬鎊抗戰發生後，國際貿易驟降，為著平衡外匯，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兩年間輸出現金達十六萬萬二千餘萬元之巨，現在日本僅存現金二千九百萬鎊。

『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我們不反英，我們也不是聯英。我們是根本不同於大戰時你一個協商我一個同盟的勾心鬥角的撕殺，總理的遺囑。是寶典，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奉為圭臬的指針的『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建設新中國。

我希望英倫人士自己警惕他自己的話。像包而溫說的：『上帝想完成一件困難的工作必定派英人替他做』；像張伯倫說的『世界的和平完全把握在英帝國的手中』！倫敦有霧，望愛德華的前途珍重。

角五分三元現金準備，三角四分七之保證準備，到現在每十日元則僅有二元六角之現金準備，七角四分之保證準備了。全部現金準備合日圓僅五萬萬零一百萬元，僅等於一九三七年——三八兩年間輸出現金之半數稍多一點。而且日本國際貿易繼續的下落，本年來竟減少百分之三十五，兩年中日本之商業損失，達五萬萬八千一百四十萬元。輸出滿洲國之貨物，尚不能換回金鎊和外匯。若把日本滿洲國之出口貿易除去，兩年日本海關之入超，竟達一十三萬萬五千二百四十萬元。在日本國際貿易如此低下之時，而入超之數目竟如此之巨，誠屬駭人聽聞。一旦現金告竭，紙鈔世界將如何了？馬克之前車，可為殷鑒。平沼將有何飛天木領，挽此狂瀾？

總之：所謂日圓集團，用不著聲色俱厲之攻擊，紙老虎有實在之數字來拆穿，點金有術，就讓他點金去吧！

# 在繼續中的不宣而戰

痒。譯。

(The Unorthodox War Continues)

原文載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密勒氏評論

原刊編者附註：Carlson 大佐是美國

海洋隊的官員，他在遠東研究各種事件已有十二年之久，其中八年是化費在中國，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他跟中國軍隊好像是一個觀察者，他特別研究游擊隊的活動，尤其是西北一帶被八路軍控制的區域，他於回美國之前，在那邊化去一點時候，此文僅表示其個人的見解。

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日本人給吾人以久欲侵略中國之危迫之信時，那些對於中國方面的知識，僅以外國租界為限的外國人，只給南京政府再二個月的生命，他們說中國以其較次的軍隊，不適當的工業和不誠實的官員決不能對抗日本良好軍事機械的斷然攻擊。二十多個月已經過去了，而爭鬪還是繼續着，實際上，現在的中國，較開始爭鬪更強，現在他已有二十個月對抗外力的時事經驗，有結合忠於國家的分子教他們如何運用他們的優點以攻擊敵人的弱點的經驗，這經驗已使他在自己的資源上，

開始一種新的經濟基礎，這是他們的實業家和經濟家的初步建設，中國何以有此驚異的力量以支持抗戰呢？

首先應指出中國的港埠和城市，其表示中國精神，沒有巴黎之表示法國精神那樣重要。當中國統治於職業的政客之手時，那般政客駕馭着無保障的羣衆，條約港的外國人在每種限度內能左右將來的政治趨向，現在那般政客，根本倒台了，雖然若機會來到，他們慣於推翻敵手，很少遲疑。但在過去十年之中，民衆已經變得更加明白了，且戰神已驅馳各地，一羣新的領導者，已經起來了，這般領導者，有種族和國家的自尊，並且有使中國成爲一大民主國的企圖。

## 轉換點

中國的革新，開始於一九二八年，當國民黨的軍隊從廣東進至北平之後，國民政府建立於南京的時候，這新革的一大轉換點是反共戰爭的停止，這是蔣總司令張學良將軍，共產黨代表周恩來，以及宋子文和其他諸人談判的結果，雖然那時的蔣總司令被武力扣留於西安。這是一箇在中國人心理上奇異的似乎矛盾的論調，

就是蔣總司令非但沒有失其威勢，實際上從這偶發事項，反增其威力，且成爲統一中國的表徵，全國勞苦大衆的崇奉和擁護，確定了他的決意和中國共產黨組成一聯合陣線，共產黨是早已爲三民主義而戰了。

日本人起初侵略中國時，中國少有抵抗，北方中國軍隊傾軋之增加，使南京政府的地位削弱，同時這樣長的交通線，該是一個牽累，蔣總司令甯願保持其軍隊於長江一帶，而讓他的對手從事於維持長的交通線的工作。

使中國事件引到上海來的責任，屬於那一方面，大約從未有過有力的決定，或許這決定是不需要的，或許這責任可信爲屬於中國方面，因爲此種伶俐的轉移，乃用以分散日本的軍力，而且使戰場移至蔣總司令可使用較好的設備和配置大量軍隊的地方。就從外交的觀點上，亦可視爲一種靈活的巧計，因爲戰於東方商業都市的上海，那裏有外國人民五萬以上，而且有數百萬外國投資，自然會使世界立刻注意且集中其注意力於日本在中國行動的性質。

蔣總司令使用於上海的战略，在中國軍人中已成為一箇重要的辯論題目。有一派人堅持着不應該在長江或黃浦江敵艦火力範圍之內抵抗，另一派人則確信在水邊抵抗是對的，使日軍在取到的每一寸土地上都作要作戰。

軍事的指揮者，在他決定任何一個大的計劃之前，應詳細考慮各種因素。這裏應該指出中國較差的近代軍事設備，和地廣人衆的優越性，這應視為最主要的因素。中國人正努力於保衛的戰爭，利用每一個機會來減低敵人的軍力和頑硬，蔣總司令在上海的战略，成功在使該戰爭延至三月之久，且使日本付出死傷五萬和數百萬元的代價。倘若中國的指揮者，在杭州灣更勤奮地守衛這軍隊的側面——那是一個弱點，被日本人很快地發現了——那末中國軍隊或許仍在上海和南京之間的若干地方抵抗着。

### 非正式的衝突

這在中國衝突，於任何詞義上，不是一個正常的戰爭。雖然根本是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中國人民雖然有物質上的弱點和社會的落後，但是他們爲家的安全和平的完整而戰，因爲有近代設備的陸軍和海軍的國家，正在想征服他們。

從運用軍事與戰略的立足點上着想，這衝突是故意非正式的。日本以爲佔領了所有的交通線和大的商業中心，就能統治

這箇國家了。他常常送一師或一團去解決一樁困難的事情，就是去敵對一個國家的有近代設備的大於他們五六倍的軍隊。日本軍隊並不集中在某一地方，他們在能完全統治某一處之前就移到別的地方去了。他們驅馳於交通幹線附近，自北平起南至廣東，結果他們只有這交通線的某幾點，至於鄉下，則仍在中國人統治之下。這很像在海洋耕種，中國的抵抗讓開在日人耕犁的兩邊，耕犁一過，中國仍結合爲一。

中國抵抗的特徵也同樣是非正常的，中國人可以自己相打，但他們有種族的自尊，並且愛他們的家族，這家族在近幾世中已搖搖欲墮了，他們是機智的勇敢的愛好和平的。他們僅能生存的生活標準，使他們困難艱苦。就是在君主時候的中國政府，也是不集中的，省的統治者和郡縣的長官，利用民事的管理，常常享受大塊土地，這些亦是中國資產的因素。現在民衆已經在各區各省動員了，外國的侵略已使他們注入一種民族主義的新意義，現在中國之強，是寄托在民衆身上，這些民衆是崇奉種族和忠於國家的，國家已使種族人格化了，指示他們努力的是這箇國家的表徵：蔣總司令。

### 共產黨員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

蔣總司令現有箇得力的團體是中國共產黨，雖然這團體號稱共產，雖然喀爾馬

克思是他們崇拜的領袖之一，他們心中所想像的政治和經濟的觀念，已從馬克思主義移開。根本上他們代表中國的工農，這般工農，過去是被蒙蔽和蹂躪，他們努力增進工農的福利。

共產黨——這可更正確的稱爲民衆黨 (People Party)——軍事上的武器，就是現在稱爲八路軍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的許多領導者都是非常健全的，很愛國的，而且完全不自私的，他們覺得中國最好用全民抗戰來推翻日本近代軍事設備的優越性。

### 二個重大因素

他們所擁戴的抵抗型式是由三個大的因素組成的，第一個是正規軍，這正規軍受過了道德的倫理的教訓，保持着高的水準，他們知道民衆是他們的聯盟者，不可騷擾虐待，第二箇因素是義勇軍，軍隊是被義勇軍所供給的，他們稱義勇軍爲夥伴 (Partisans) 這些夥伴是一致的有武器的，而且和正規軍受同樣的訓練，結果他們和正規軍有相等的效能，第三箇因素是民衆，他們在各縣動員，每一社團依照經濟的團體組織起來，因此各縣每一個人都進入一箇團體，這樣，有些是司機的社團，有些是工人，有些是農人，婦女或兒童等，社友是各人自由的，這些團體中的人，都受職業和政治的教育，他們談論爲什麼中國和日本戰鬥，如何約束他們自己。他

們被啓示他們爲普通抵抗型式之一。  
 若干縣劃爲一箇區域，而諸區域則受制於省政府，因此所有民衆的勞力，可以機敏的和軍事的努力連繫着，每一個軍事區域的經濟，爲自給自足的觀點所節制，工業合作社供給所需的工廠出品。

這種抵抗型式現在流行於陝西北部，山西河北和山東的一部份。據重慶的報告總司令正爲左派所動，這是指他已經決定把這種抗戰型式的要點，使用於全中國而言，並不是指他被共產主義的型式所動，共產主義這名詞是一般美國人所喜慶的。

### 促成日本的失敗

民衆團結一致已經這樣久了，沒有大的團體來和日本調解，這模樣明白告訴日本在東亞大陸的冒險結果是失敗的。因爲（1）中國人力和天然富源的保有，遠過於日本，（2）日本要佔領全中國，其軍隊有所不足，（3）日本在中國維持軍隊的費用遠過於其在中國作戰的費用。

在中國有很多有能爲的軍人，那是不能忽視的，廣西有二箇中國的沉着的軍人李宗仁和白崇禧將軍，他領導着戰爭，這些人是很愛國的，而且以人民的利益爲念，李將軍曾經說自共產黨放棄其階級爭鬪而使他們的黨徒集中心力於民族主義和抵抗日本的侵略之後，他們真的遵從他們政黨的主義了，不管他這話是否正確，這是兩政黨有不少共同之點的證據，大家都

誓必繼續抵抗，直到日本軍隊退出中國土地爲止；大家都留心於改進勞苦大衆的福利，再則，廣西的軍隊是中國最好的軍隊之一，而廣西省是很好的被管束着。

### 爭鬥的三方面

中國將爭鬥分爲三方面，中國的防禦方面，至漢口失守爲止。在游擊戰方面，中國企圖：

- （一）使日本不能以政治的方法來統治中國。
- （二）使日本不能開發中國的富源。
- （三）使日本不能沿長的交通線運輸其給養。

當日本開始向沿海一帶撤退軍隊時——這是中國的這些游擊戰術實現的結果——中國將開始最後的追蹤攻擊方面，中國的主力並未毀壞，當時機成熟的時候，他預備執行其最後的大的收穫。

人民具有抵抗意志的國家是決不能征服的。領導者及其信徒現在繼續抗戰是有得無失的。再則這所突推進中國爲社會的革命，那革命是合乎道德的條件的，是在別世紀中不能夠得到的，將來可帶到一個別的不可推度的境界之中，但現在的事實是很清晰的，這巨大的星宿，中國有變爲世界強國的前途。

### 中國婦女全都堅強起來

嗎？ 友 甸

抗戰無分男女老幼 成爲家喻戶曉的事，談什麼婦女抗戰和談『男子抗戰』一樣滑稽；但是坊間偏有一些『新女性』『婦女問題』『女性生活』……一類的刊物，但『新男性』『男子問題』『男性生活』……一類的書籍，那是有生以來從未光我眼界。

聽說古代氏族社會時期，人們只知道有母不知有父，媽媽支配著家族，那時有猛獸一類的東西來時犯，那些號稱爸爸輩的叔叔伯伯，爲著維護媽媽來殺敵，那時媽媽也會任指揮，假使當時有人辦一兩種刊物，該會有『男子怎樣抗敵』一類的書籍應世？

現行人間世社會中心雖有轉移，可是人類性別間的分野，則並未見泯沒，這裏可以看出人類進化的遲緩，和才智的笨拙。抗戰後，爲著堅壁清野，爲著減少犧牲，一些人們即主張疏散人口；這個辦法劈頭一句話，婦孺要盡先撤退，兒子們畢竟不能個個是巴尼拉，但是女子呢，難道木蘭馬良玉還是新鮮的故事嗎？我常常疑問：『英雄主義』『大丈夫主義』的時代是不折不扣的成了過去？

希特勒爲了納粹鐵輪下失業恐慌的威脅，想不到法子解決，翻開歷史，尋求原因。忽地略有所悟，憤憤然說道：原來是粉黛出頭，排擠鬚眉，豈有此理，叱咤一

# 急待救濟的長汀紙業

明強

長汀這個山城，他的農業經濟，可以說全是寄託在東南西北四鄉的竹山的基礎上面。據調查長汀有三百個到四百個槽戶，一個槽戶大約容納十一二人的勞動力，全縣統共有五千多人是紙業生產的勞動者，平均每一個工農他負擔三——五個人的家庭生活，即是說長汀有四五萬人的生活，是依靠着紙業勞動來支持的。

經營紙業的間接勞動，像長汀的商人，為數也有數百人，尤其沿江的民船，多係經營紙業的運輸，由長汀沿鄞江運至峯市，再由廣東出口，在上月水淺的時候，二十擔的紙，一條民船可索價至四十餘圓。

長汀的紙有「玉扣」和「長行」兩種，一年能出品六萬三千多擔，大都運銷廣東和江西，（但廣東幾佔十分之九），國外貿易，可由香港出口，轉南洋新加坡以及安南暹羅；旺年可獲二百多萬元之收入，實為長汀社會經濟命脈之所寄，亦我國出口貿易之大宗。

自從抗戰事發，由四〇〇〇多只（一只等於二十擔，一擔為七刀，）下降為二〇〇〇多只。潮汕事變，影響於長汀紙業甚大，因出口無望，則汀紙決無銷路。每擔二十五元之尋常價格，一跌至十四——五元之最低價格，目前幾乎陷於停市狀態。

贛南雖微有銷路，但絕不足以支持長汀四五萬人口之紙業。

由於槽戶之失業，則此四五萬長汀工農，必陷於飢餓線上。因人民購買力之脆弱，會使整個社會金融陷於遲滯狀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實。談救濟，亦非一個地方政府所能為力，縝密的解決方案，有待於各方之研討，但我人具有體意見數端，提供於下，非謂即此可以彌補整個缺漏，但盼能以此文而引起各方之注意則幸甚。

（一）施行紙業之根本改良，推廣改良紙製造方法於一般槽戶，企圖以土紙代替一切洋紙。

（二）開闢內地銷路，由本省政府與各內地省份，連絡運輸，並用政府法令，禁用一切洋紙。

（三）應由省政府撥給多量救濟費，貸與槽戶，使能利用新法，改良製紙，推廣銷路。

（四）救濟失業工農，開墾荒地，種植陸稻，分散大批失業羣。

（五）推廣農工合作運動，減少槽戶之高利貸之苦痛。

（六）推廣工業合作協會會務，使長汀紙業工人能暫時轉換職業。

一九三九、八、四。

聲，千萬婦女掃回家庭去，一以救濟失業，發展男子天然能力，一以恢復家庭諸程，發揚女子天賦美德，各得其所，兩皆方便，可是繁榮不是就光臨了呢？

有人說蘇聯則不然，男女一樣「參政」『作工』『生活』，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反蒸蒸日上；有時女子的工作效率遠勝過男子，於是乎談婦女問題的有兩個結論，一是認為紅粉佳人，扭扭怩怩心不甘情願纏繞在男子的腳跟，所以他們以為走回家庭去罪有應得。另一派則認為是整個社會制度問題，環境迫得她們沒有辦法。主張前者似乎多是男子，主張後者似乎多是女子，前者似乎近於漫罵。後者似乎是在說辯。

老實說兩者都是原因，在近代，以前者的理由為強。理由很明顯，一件事體邏輯的發展，有其可能性與現實性，有了客觀的可能性而不知努力，就不能把可能變成現實，像一個笑話裏說的，有個懶人，掛在胸前的大餅懶得去吃，結果飢火上升，一命嗚呼。但若是沒有客觀的可能性，像要把地球拉向倒轉，用盡畢生之力也不會動得分毫。所以社會的制度是問題，人為的努力也是問題。但是目前在整個封建社會歷史已給他最後的運命，人們不能把握住時機，轉化『可能』為『現實』那就有點類似掛在胸前的大餅懶得去吃，那麼一切就沒有什麼話說了。

扭扭怩怩，誰是娶不得，一切事情是需耍粗手粗脚的幹，大時代的中華兒女，該同樣的努力。前天碰到一位女性軍官說有辭，不知怎的又劣根性的發問：『你們女子怎的也穿起制服來呢？』他狠狠的看了我一眼；沒有用話答覆，——小子充分明白，痛悔失言，隨起偶感：『中國婦女全都堅起強來了嗎？』

# 侵略者的劣跡

(續)

九文譯

譯自 ASIA 五月號

中國軍隊離此並不遠。在夜裏常有機關槍聲音喧鬧着。白天飛機盤旋在我們頭上，指引着砲火所在，或偵察華軍陣線的反攻模樣。隆隆的巨響震碎我們的窗戶。

一天，我們被一班新聞記者所驚詫，他們來攝取醫院的照片，和所有援助受傷日兵的人們。這些人似乎在日本的報館裏，爲了希望促起世界兩注意，我們喜躍地呈現在攝影機前。樂於盡義務的記者們爲我們帶去匆促寫成的書信，將和他們的報紙一道出飛機寄往上海。交通已斷絕兩星期，這還是第一個機會送消息到外地去。

地根還有我們的小禮拜堂。自這城被佔後已經荒蕪。我們之中兩箇人冒險進城想選出一些神像，帶了小心用中文寫下的請求書。我們行近城門的守崗，他們看了那紙片，表示讓我們過去。這事情本來就很簡單，可是一聲「站住」——他們喚我們回頭。他們必須請示上峯，粗暴命令我們在一家店舖裏等候，一個兵士用袖子揩乾兩個杯子，倒茶給我們，兵士們安閑地抽着煙，暢飲着熱茶。

崗兵回來了，我們得跟他上司司令部去。我們步行在呈現巨大變化的街道上。大門和店門都沒有了，店裏除了空的店櫃外別無長物，有幾家還留着被搜劫後的凌亂。一些兵士輪流監視我們走過那異樣荒涼的街道。我們的小禮拜堂也遭受了這普遍的掠奪，只有少數的東西可以拿到。

幾天以後，日軍下一命令，實行有計劃的驅逐，逐出所有留在城內的中國人民。他們不帶睡具或食物被逐出家門。我們聽見城內來福槍聲響了兩點多鐘之久，但我們只能在這裏猜想着有多少人被屠殺。女人們在描寫兵士如何的用槍桿恐嚇地壓迫在她們

胸頭。從那些被驅逐者當中，有一個八十三歲的老太婆，她的兒子——六十歲外的盲者，和與他年齡不相上下的妻子，終於到達我們的難民所來。又有一箇八當被令離開他的家時，他想帶些東西，但就爲了這片刻的延擱，被兵士一刺刀刺穿了他。他爬行離開那不許居住的地帶，朋友們發現他在一個陰暗的所在，只有最後的一息了。

日本人在城內變成了興奮的先佔者。家家戶戶都被搜查有無埋藏的財產。兵士們輕敲著地板上和過道的磚塊，試探那底下有無空洞——中國人埋藏寶藏的地窖。好幾萬銀元和無數藏匿的寶貝都給那野蠻者開掘了。

一大隊新兵到達了。砲聲接連地響，砲彈落在幾哩外華軍戰壕爆發開來的笨重的聲音歷歷可聞。這似乎山間的老龍噴出一口怒火，同時它的尾巴重重擊在震動的地上。

四鄉的中國老百姓，現在被迫著爲他們修路和其他軍事上的工作。他們也來難民所中徵求願意分批工作的人，代價是食物或掠奪品。當那正規軍的軍官保證善良的待遇這些人時，願意參加工作的難民人數也就加增。

日軍發出一張告示，說明日本的尊嚴而寬大的志向。人民不必畏懼，商業儘可恢復，皇軍取去任何物品都要付還代價的。良好的公民可以受到保障。但是——佈告照著常的方式結束——違抗者按照軍法從重處罰。又張貼許多炫耀的佈告，表明男女工們欣悅的在田裏工作，同時放哨的日兵被一羣的孩子所纏繞。但是這種宣傳的註解是：我們接得一個十二歲的小孩，腹部給刺刀穿透，腸膜從前後傷口流出。我們願他會因腹膜炎而死，但我們失望了。另一箇小孩爲保護他的母親而被槍擊，也抬進醫院來。這兩個

孩子在醫院診治下終於痊愈了。

一個月以後，一個晴朗的星期天的早晨，我被招至軍部裏，一大隊高級軍官騎馬到這裏來，視察這前哨的戰略優勢，謀向西北侵入以切斷我們上方的鐵路。他們正打回頭穿過我們教會背後的山上。一批老人，嚴酷而頑固的，日本軍部的顯貴們，他們騎過我們這裏，沒有感情的臉注視著前方，坐在他們的駿馬上像印度的會長。淚來護送我們的軍官弄手勢叫我們跟上，追隨在他們的背後進了城。在司令部裏我受一個參謀軍官的審問，他說得一句好英語。

「你逗留此地是什麼目的？」

「保障我們的財產。」我俯就著他，像個無可爭辯的答覆。

「要是你們離開時將如何走法？打上海去嗎？」

「倘使要走，自然打上海去。」

「我們的長官以為你們最好還是離開，並且要保證你們到上海去一路的安全。」

「我們要留在此地。」

「為什麼你們堅持著保護那些中國人？」

「他們是我們的朋友，又是我們的客人，就是如此我們得保護他們。」

「日軍不以為你們應該保護那些中國人！」

「在他們是我們的客人的情形下，我們別無他道可行。」

「日軍不以為你們應該保護那些中國人！」

那軍官又說。

「我們或且必須退出這城市，如是我們則不能保證以後你們在『壞的中國兵』手裏的安全。」

「過去我們遇過許多中國兵，」我答，「他們很尊重我們。」

「當我撤退時，必須焚燬這城市，包括你們的教會和醫院在內。你們對此將如何說法？」

「那是直接關係於貴國與敵國政府的事。」

胸中的憤怒，遏制已久，終於爆發起來，當我想到他熟練的恫嚇我們的企圖和驅散中國的詭計時。我們決定不把這謊話告訴我們的中國難民，那是聰明者計劃以離散他們的

在現在集中本城準備「大攻擊」的許多軍隊中，有龐大名額的軍官與士兵是傾向於美國的。我們遇見醫師，律師，大學教授，工程師和許許多多受過良好教育有良好職業的人們。他們被徵入伍，但公認是厭戰的。一天我接到一封離奇的信：「我是今日兵亦即東京的一個建築師。我在你們的教堂裏學到中國方法的教堂建築。我為你們的陋室感到痛苦（為你們窮困的境遇而痛苦）。相信和平不久即會到來。感謝你。一個日本兵。」我們的訪客中確也有喜歡戰爭的。一位御眼鏡，面貌涼溫和的軍官當我請他喝茶時問我，「你看日本陸軍如何？」我答道：「你們的士兵是貪婪而兇猛的。」他對這抽象的贊詞顯有喜色。「中國人民喜歡我們嗎？」他繼續著說。

蔣介石死去的謠言傳到這兒的日本駐軍來。在我們喝茶之間，一個軍官用殘缺的詞名和手勢告訴我們，「今天報紙，蔣介石——嗚——嗚——現在他死了。日兵狂呼『Bau Nau』，如何」我勇敢的答道，「要是這消息屬實，我將哀悼他。」沉默跟著上來。那軍官踱來踱去，拉拉他的鬍子，以後他衝到我的面前，莊嚴地點頭。「蔣介石——好人！」他承認著。

一天一個高大的祭師溜進我們門裏來，穿一件飄飄的法服。他喜歡於他所看到的一切，贊美我們的過道和花園，然後又用他那不能摹倣的奇妙的東方步法漫步出去。幾個 Golshe 等在街上沒

有進來。

現在最危險的時期已經過去，中國人又稍可自由的走出我們的門外。醫院前街變成了市場，食物和小貨品都在那裏販賣。連雞蛋與菜蔬偷過了防線可以在這兒交易。沒有一個兵士贊助的小市場，因為別的地方沒人敢恢復營業。這些兵士常常攫取香煙或小貨品不給與代價。他們時常搶掠行人或小販。具有東方方式機警的中國人便設法只帶一兩角在外面口袋裏。他們認為損失些微錢財較諸損失大批財物好些，而獻出些微金錢比無錢而受打拷則更好。

這城市現在成爲這一戰區的司令部了。近郊區域全被徵爲兵房。板壁和其他木料充了柴火；牆壁鑿成空洞當作窗戶。在這「和平」的佔領下，所有房屋都瓦解成碎片。而兵士們的瘋狂還在增加。當他酒醉時中國人民受到更殘酷的待遇。我們的病人半數以上都是蒙到這軍事佔領的災禍的。我們的朋友——那位軍醫重返本城，他善意地勸告我們下午不要上街——那時間是兵士最愛酗酒。軍隊的紀律永遠不好。我從未聽見鼓聲或號音，也從未見操練。兵士自由到如許地步，那是罕見於現代化的部隊裏的。

我們就說距此不數武的我們的美麗小禮拜堂，以前爲了門上有美國旗，和我們時常提出抗議。日軍裹足不敢入，而今已劃爲軍隊駐宿地了。我趕到那兒去，指着門上的告示拚命的搖頭那些兵士以爲我只怕污了禮拜堂的大門，像行好事地擦下那粉筆跡，移到前門去。一位服裝整齊的隊長出來向我解釋他們需要更多地方以駐紮軍隊。我抗議道我們是中立者，不便容納任何一方的軍隊，他向我保證付我們的租金和保全裏頭的財產。但是我提出，若他們佔據我們的產業，馬上會給中國人知道，我將不能逃免轟炸。他能担保我們的禮拜堂不燬於空中掉落下來的炸彈？這位語窮的軍官臨去做慢地說一句：「你真不給我們這禮拜堂？我們日

本人以爲你們是頂自私……」

城門外我們中學的運動場，變成大軍械庫，堆積許多野炮，糧食和子彈。幾千壯麗的馬匹，得自同情日本的中立國者，都用爲馱御或急速的拉曳。每天它們放散在麥田間，到處嚼麥穗，無望的踐踏着穀粒。

鐵路已修復，軍用品到了一大批。幾百輛卡車滿載軍用品轉轆而進。這些大卡車差不多沒例外全是美國出品，表示着美國沉默的參與這最兇惡的罪戾以對抗人道。卡車全漆上與鹿總調和的顏色，像黃埃般沿着中國的公路走去。坦克車和大砲也集中在這兒準備着大進攻。

我又遇見審問我的參謀軍官。他變成稍有禮貌，問我們的健康和糧食的供給。兵士們常嘈擾我們不？我答以難民所尚無人受損難民所外的情形實堪浩嘆的。他答道：「我會聽見許多關於我們兵士不法行爲的告白，但我不相信。我深信那是中國壞兵所爲中國的女人們誤誣我們。」那軍官畢業於哈佛大學。我因而激昂的答道：「怎麼像你這樣聰明受教育的人，一個軍隊參謀部的高級軍官，眼界如此廣闊，能夠不相信那是發生於你們兵士所遇之處？」然後我舉出許多親眼目擊的事件來，那軍官還是不以爲然。

最後，那部隊準備開拔，各隊團列成隊形帶着坦克車和其他機械化部隊順公路向西北進發。砲隊隨後跟上，當戰事進行時，它自距離較遠的砲位發火以掩護前進。以後砲聲慢慢消沉，只有緩和的槍聲在他們的前方響着。我們這城市已空虛，只剩下幾百兵士，現在這裏是作爲前進軍隊的兵站。許多大卡車轉轆於途中，戰事繼續着的留下我們面對着倒行逆施的獨裁政治和傀儡政府的規律。

城廂與其四周像虫蝕的花園。「敵人造成了荒涼，而謂此爲和平。」戰爭繼續下去侵吞別的城市像我們這裏一樣。這種侵略，屠殺，搶掠，姦淫和壓迫的故事重演於無算的中國社會，同時她的人民繼續的受到這暴躁的戰爭製造者的蹂躪。

# 現階段中的福建形勢

凌雲

沿海的省份，福建和山東一樣接近敵人的疆土，在二十一條一幕滑稽劇中，八國是輕輕地啞被齧喪。它和台灣遙遙相望，有幾十條軍艦潛水艇，即可以完成日本西邊內海的太平洋防禦線。敵人南進政策，海軍部是不會忘懷福建以及福建濱海的島嶼，作他太平洋滔滔怒浪防禦戰的據點。若是一旦需要發動所謂由香港而南洋而菲律賓的海軍兼併計劃，福建的地位在敵人眼中是相當的扼要的。

抗戰發生後，一般人總覺得福建的形勢是太險惡了。加以沿海一帶素來欠缺防禦工事，沒有海軍的海岸線防禦，誰都曉得是比較困難的。那時確只有設法把大石塊堆積在閩江口，像馬當一樣地從事消極的封鎖，那時確實未曾從事積極的軍事設防，跟着金門，思明，以及最近平潭等孤島陷落後，福建的戰雲密佈，情勢會數度呈現萬分的緊張。

但是，敵人終於知難而退，困守孤島，毫無進展，這個原因有三方面，茲分析於下：

(一) 國際貿易方面：自從我國濱海地帶發生戰事後，國際貿易大都停頓，英美各國貨物在中華市場的入口，福建海關的數字比較龐大，閩東的福鼎，閩中的福州，以及閩南福清與化漳泉都新興為進貨口岸。在閩江水運常能發現大批貨物由南平建甌浦城轉入江西和浙南，同時中國工業原料品木材茶葉等也得以出口。此不但對

英美在華的貿易有關，即對於日本為吸收中國原料品也大有用處，所以說福建在敵人眼光中，是經濟價值重於軍事價值的。

(二) 敵軍戰略問題：敵軍自發動「七七」的軍事冒險，利在速戰速決，自始即欲攻領華北三省，迫我國作城下之盟，承認華北新形勢，屈就廣田三原則。後又在淞滬掀起戰爭，發動十數師團之衆，施用強堅武器，欲一舉佔領南京，使我屈膝，速戰速和。故敵對華南用兵，並無必要，當時日人對福建，只擬在軍事威脅的作用下，迫使我國民政府投降，企圖不勞而獲。

(三) 福建省防問題：當時日人確有一種狂妄的思想，以為福建的省防脆弱，不堪一擊；當福州日領離閩時，荒謬宣言，將再於一二星期內會面，故日人對福建隱視爲己有，垂手可得；故非屬絕對必需，似無須一下發動戰事。

到現在法西小丑的泥足，是深深地陷在泥濘的深澤中，欲罷不能，欲走不得。騎在虎背上，莽撞的震得腦昏。目前戰事，日本軍隊全處在被動地位，所謂掃蕩戰，遭逢了五台山中條山的堅強壁壘；所謂急速行軍，又到處碰到平型關台兒莊；華中會戰五月攻勢的失敗，已宣告日本軍事逞強的最後階段。若說到日本國內的財政經濟危機，政治上的傾軋紛亂，中華民國國民無不熟知。少壯軍人的僵屍，表現在現階段上是癩狗般的橫衝直撞，沒有目的

，沒有意向；像狂熱病的迴光，死神迫著他摧毀自己，一直到噴血疲乏而死。

福建在現階段的形勢，是要謹防這失性的狂狗的猛咬一口。

說理由很明顯：

(一) 國際的民主和平勢力在敵人眼中決不算一回事，海口的封鎖，華盛頓條約早成廢紙，天津租界對英僑的裸體檢查，早不把外人的榮譽利益放在心目中；他用海口封鎖來威脅英美，他也不要原料品的輸入會成問題；中島三井輩要用這法西軍閥當護衛，誰知道這護衛的大槓打了自己。

(二) 與其說目前敵人的戰略是跳躍作戰，甯可說敵人早把戰略置諸腦後，今天打江門新會，明天打汕頭潮陽，今天在豫南動動，明天在晉西走走，一方面說是他虛張聲勢，壓根兒是手忙腳亂。強佔了平潭，川石以及浙江沿岸一些小島嶼，試問起什麼勁兒？一句話，說什麼「以戰養戰」，明明白白要「從速戰死」。

(三) 福建的省防顯然是大異往昔了，閩南沿海一帶統計有五六萬萬堅強的武裝。這刺激迫得敵人內心苦痛，月來敵機不斷的轟炸長門一帶防綫以及省境各不設防城市，一方面表示他的倔強，一方面顯示他的困奮。

最後還有漢奸汪精衛聯邦政府的迷夢，日本海軍部企圖在明春競爭海軍預算，在國際上最後賣弄皇風，在國內刺激抑鬱困悶的大和人民，以及輾轉在飢餓怨恨交織的人們。所以敵人是會最後扎掙的；福建怕就是他最後一逞，八閩兒女堅強起來吧，讓福建充個遠東法西強徒的墳墓。

# 抗戰兩年後的沙縣

通信

陳拓北

## (一) 充滿着昇平氣象

沙縣 它處在福建的中心，周圍均為高山層層包圍着；在抗戰序幕未揭開以前，絲毫引不起人家注意，雖然它亦有着一條連貫閩北的公路；因為這樣，好像就和外面遠隔了，文化水準尤其顯得低落，甚至有些冰凍了！

省會遷治後，抗戰進入第二期的時候，這素不為人們注意的地方，竟亦移進了許多新的機關；但是他們這一大羣負着做「官」使命的人雖然進來是進來了，可是除了石頭馬路上增添了較多的摩登太太小姐以及添設了更多給老爺太太小姐喝吃的酒菜館外，沙縣仍如往昔的沙縣，民衆沒有組織，沒有訓練，可說民衆絲毫沒有動員起來！祇不過披上了一件摩登的外衣而已！計算起來，抗戰至今已足足的二十四個月了；遍地充滿烽火，可是這兒却獨異地一切全不緊張，到處看到全是太平景象；尤其令人痛心疾首的，就是還有許多人民——尤其公務人員——還在過着金迷紙醉的生活！更沒有抗戰不抗戰！有的只是自私自利的享樂！沙縣整個的沙縣完全沉醉生夢死的環境中，也許是因為火藥氣味還未嘗過，同時更未受過血的洗禮緣故，

所以他們以及她們不會覺醒！固然；熱血青年不是沒有；但是我所說的指那一大部分晦昧的人羣。

## (二) 恐怖侵入了沙縣

福州被炸，建甌被炸，長汀，南平，永安，漳州，連城……被炸，消息接二連三的傳來，這龐小小的一個沙城才開始感到恐怖的侵襲，人心隨着惶惶不定；但是一次，二次……的警報傳出後，敵機真似報紙所說的：「不敢窺視」！於是沙縣亦一天一天「託福」的平安過去；因為這樣，沙縣還是太平着，更使當局忘記了事前的準備，事後的補付及救濟組織等；老百姓當然更莫明其妙的無所顧忌，就是緊急警報發出了，他們還是我走我的路，甚至燒起濃黑的烟，曝曬白布等等；這固然表示還有這麼許多老百姓毫無防空常識！但其答應由誰負？！

## (三) 第一次血的洗禮

七月三日下午一時許，仍如往昔一樣的發出空襲警報，十餘分鐘後，繼着發出緊急警報，敵人這次可不放過沙縣了，第一架敵偵察指揮機從東北角往西南方掠了一圈回去了，接着軋軋地響着——一大羣——九架——充滿敵性的荒鷺襲來了，轟

轟轟！——殺人的炸彈下降了，頃刻間除了敵機馬達聲，轟轟的炸彈爆發聲，與咯咯略機槍放射聲在奏，西法交響曲以外，空間上簡直寂靜得一點聲息亦沒有；甚至連「鴉雀亦無聲」！整個沙縣在死神的威脅下，一切都像死去了一樣。這時候每個人心裏全佔據了「生」與「死」的信念！我相信爲了生存，沙縣再不會死氣沉沉，大家一定具下堅強的奮鬥勇氣吧！大約蹂躪了五十分鐘的光景，或許敵人帶來的炸彈已經完了，机枪子彈東南西北角均受過它的洗禮；於是敵人算已完了它殺人的殘暴任務，機聲軋軋地愈走愈遠了！漸漸地聲音亦消失了！警報還沒有解除，許多人又活動起來了，這時候的畫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蠕動了，從死的境界裏掙扎出來；雖然每個人都還露着一些笑意，但；這是苦笑呵！

讓我們曉得吧！永遠記着這筆血賬！西郊外被炸了，二十幾個殺人的炸彈全落在西門外，炸毀了民房八九棟，死了六個，傷了六個全是無辜的老百姓；按照事實可說是給予苟安求全的人們的一個迎頭痛擊！可是回頭來看罷！老百姓教育程度是那麽低落，他們怎麼懂得利害？當局爲什麼沒有充分的事前準備呢？我們時常可以

看見大興土木的建築房屋，可是走遍沙縣可沒有看見一個公共防空洞，避難所，或是稍具規模臨時公共防空壕！炸後傷了的人算是僥倖，死了的人又算是該死！除了擠擠攘攘的男男女女為好奇心所驅使來看外，甚至連當局的負責人，亦帶着一副特殊的的好奇心來看一看，並且帶了一塊破片做紀念；却沒看見對被炸者的善後處置；一箇十幾歲左右的小孩，在哭着爸媽以及哥哥的慘死，一家四口只剩下一個！固然這是暴露了敵人窮凶惡極的真面目；但為什麼當局沒有人對被炸者慰問？救濟當然更談不上！

#### (四)炸後想到

沙縣炸了！沙縣第一次遭受敵人血的洗禮！應該沉醉在迷夢中的人民要醒來了！負責宣傳責任的同志們，這是極好的宣傳材料，因為這已經是事實排在前面；倘若不能把握着這機會，來對民衆灌輸抗戰意識，恐怕沙縣老百姓對敵人不但不會發生仇恨的心理，反而增加其懼怕敵人的心理呵！

這樣地將沙縣寫了一大堆，並沒有把它的輪廓畫出；這固然是不平的牢騷！但是亡羊之後應該怎樣補牢？我盼望着為民父母的當局，不要把責任卸給「烏有」！迅速地妥善地來準備應付未來！因為敵人並不會心滿意足！沙縣還有第二次第三次被炸的可能，在最後勝利獲得以前！

二八，七，五。寫於沙西

## 摘

### (一)

生命的泉源，前進的鞭策。在寒峭裏，我屹立着，昂着頭這樣信任自己：我保有更多的溫暖了。  
不是嗎？連一聲太息都是美麗，雖然吐出來的仍是顫抖的聲調，一串拙笨的句，你不感到這個更親切？

缺憾美。謳歌著暴風雨前面的海燕。攀到一箇疊峯，又一陣迷惘。但我是「爬上喜瑪拉耶最高峯再望前面走是降落的路」底詆毀者，祇要你底腿子是茁壯的，世界上沒有你可到達的目的地；如果有，那祇是你自己的停止。

擁着遼遠的懷念踏上熟諳的幽徑。我對我的父說：「撫摸這可愛的孩子吧。」記住這隻罩上薄膜的十六月亮，一個心跳的夜晚。

### (二)

同舊戲舞台上扮演者兜了台面幾箇環子說是幾百里路程一樣的，人生發展的行程便這樣被限制了。

如果人生的舞台真的會限制生命的發展的話，那麼這舞台便象徵着「道德」，「禮貌」，「虛偽」和「小聰明」。

愛因斯坦說：「照耀了我的前程，同

## 爾和。

時使我充滿了前進的勇氣之理想，却是美，善，和真。假使我不曾感到我是和志同道合的人常和諧中，假如在藝術和科學研究中沒有永遠不可捉任的目標，那末我的生活也許是完全空虛的了。」

高德曼說：「只要社會中還有那些甯願死而不肯與生活底污穢相調和的人，人類還是有希望的。」  
狹窄，佔有，膩，都是寬博生員的鎖鍊底一個環節。都是退化人類的慾望的遺產。

### (三)

無數的祖國兒童在過着被遺棄的日子。成年的壯丁，侵入「愚蠢」，「畏縮」，和「佞倖」的狀態中，然而他們就是沿着時間的坐標過着少有進步的學習曲線發展而來的當年一羣活潑可愛的祖國孩子們。

良好教育是迫切需要的，但，「威權」絕不是最高道德觀念的熔爐，它祇是人類「偽善」和假具的推銷市場，人類文明進步的最大障礙物。

在良好社會制度下的良好教育，一定不是歪曲人類本性的「教」，而是順適它使成爲互相和諧的「導」的「教育」。

「人類一產生，就是和諧的，而且是爲和諧而產生的。」

# 憶

采風！

## 獻給親愛的恆哥

我回憶，回憶到了幼年，和風吹過田野，正是割了麥開始下秧的時期，放了學回來的我，跳呀！蹦呀！跟着你遊玩，你比我大三歲，可是我永遠得着伯父爸媽的愛，你是不幸地爲衆人所憎；原因很簡單：我有的是小巧聰明，偷到人家的贊許，你是呆笨討不到大人歡心，而且「三字經」「幼學瓊林」我可以背得爛熟，念起來朗朗有調，你是上句和下句分家，放在喉口踏踏過口，含糊得使伯父用中指彎曲起來的「左頭」敲着你額角，甚至雞拂塵的藤柄加在你腳肘彎上。讀書對於你太苦了，伯父總希望你「有子克家」學點書香氣。

我於讀書上的小巧比不上你對於人生的聰明，你會弄許多花樣，尋求快樂，會有許多錢用在賭桌上，用在零食攤上，但錢的來源却不被人發覺，雖然伯父和我父親所給小孩零錢是有限的。

伯父一直罵你偷懶，同時家裏許多人都是這樣說，我總覺得我浪擲時間比你更多。伯父和父親天天晚上要喝酒，家裏又不能整買起一罇酒來，所以我和你輪流著作沽酒的小童，我的差使較少，每回伯父並給我花生米或其他的果實，並贊許。然而你得著的賞賜不是耳光便是咒罵，他們

說你躲到別的地方玩去——這只是一兩回的事成爲老套地加在你的身。使我爲你叫屈，覺到長者的心也有不公平的。

年紀逐漸地大了，我是被認爲較有出息的，家裏人刻窮刻儉的讓我升學，你也自安令連地背起農具成了出色農人，一年一年地過去，就在那和風吹過田野，割了麥開始下秧時期，我和你最常閑談天，那是你一年到晚稍得空閑的。你使我認識了你和你那階層的生活相，我休棄了拜金主義至現代教育中所付與的濃澤，而你亦漸進體認到一個人的努力不是爲了自己。

「七七」，「八一三」，連接著發生，抗戰火焰燃遍全國每一個角落，徵兵補充前方需要，宣傳著，執行著，可是我因爲正在求學，你因爲長子都避免了。我不常得到你的信，你稀少的來信也提不到你的懷抱見解，但，初秋的一天，上海抗戰前三日，我讀了下面一行：「辛弟：咱與濤叔秋庚等十八人，自動報名入伍，家裏也肯答應，我想以後家裏一切要你照顧了，……」。第二天本地日報上揭載歡送北門外自動壯丁入伍消息，裏面標題堂皇地報道著你和你的同伴名字。這一切不會使我難過，而使我難過的是爲什麼聰明的人們

們躲在後方的盡可能地避免爲國家服務，方塊字識得不充分的呆笨人們，更愛著祖國，敵愾的心更強，高爾基唱著歌讚美梭子的勇敢，稱「在梭子的勇敢裏是人生智慧」，在你和你英勇的同伴行爲中，證實了名句的力量。

在長江麥兒已經黃了，家鄉應是和風吹過田野，割了麥開始下秧的時候，家中少個得力夥伴，鄉里不見了青年氣壯的數箇瘦小子，他們有的追憶著，有的懸念著，有的咀咒着萬惡的敵人打擊農村安祥的生活，盼望著他們舊有的同伴重歸到他們旁邊，這在我接到家鄉消息中所常聽到的。讓我告訴他們吧！你和你同伴割著更多的麥，佈了更多的種，執行偉大的工作代替原來的渺小保護防衛使許多許多的中國農民能安心割他們的麥，佈他們的種，你們集合了同伴，凝成新的長城，阻止強暴的進攻，消滅征略者力量，給打擊的打擊，鳥兒不會忘記了建造和保衛牠的窠巢，當將卵想延續牠的後代。人們離開了祖國還有什麼？猶太人已嘗盡了漂泊欺凌滋味，阿比西尼亞泣訴出血淚的傷心血史。這種例子已經夠了，台灣老百姓痛苦，東北同胞所過的亡國奴才生活告訴他們會更深切了解嗎！但，我將怎樣告訴自己呢？我懂得太多了，我曉得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人生幸福，什麼是人慾橫流，什麼是戀愛至上，同時有許多聰明人比我更進步，懂得更多，可是愈是聰明

# 時事述評

## 白宮主人的英勇義俠

我們應知美國，一向以尊崇正義和平為國際外交方針。故對於日本軍閥在遠東政治商務各方面所造成之『東亞大紊亂』，向抱反感。羅斯福總統及赫爾國務卿，對於我國英勇抗戰，屢寄熱烈之同情。我國向美購用軍火，亦不任少數，今竟於英日談判進行之際，突提廢止一九一一年所訂之美日商約，其於條約上之義務上影響於遠東者甚大，並據此足以顯示美人對於侵略者之狂妄，據果敢抵抗之決心。此種支持正義之精神，足使冥頑者靈，怯懦者立，對於中國民衆處此國際陰霾籠罩之下，給以如許之興奮。赫爾係於本月二十六日以取消日美商約之通知交日駐美大使。其通知書內容略謂：『舊條約中有某某數點，須重新考慮，美政府鑒於局勢之發展，為作進一步之保護，美國利益起見，故決定取消該約』。按日寇對美出口貿易佔百分之七十，而生鐵鋼，汽油，木材等皆由美輸入，廢約後其所受之商業打擊，無異致命傷。現雖廢約有效期間雖有六個月，東京金融，便呈紛亂，各種證券，價格下跌，最高的竟跌至三日元之多。日金價格每元暴跌法幣八分，（而我國之公債行市反高升八角至一元六角不等）倫敦市報之日政府債券，亦開始猛跌，五厘債券跌落一磅半，六厘債券跌落一磅，故目前國際形勢將迫得日本愈趨孤立。

府會發出訓令電達蘇大使西慈同蘇聯廣續有所讓步，並允軍事協定與政治協定同時成立。並擬舉行參謀部人員談話，此為軍事談判之初步性質。

倫敦廿五日哈瓦斯電：『此間接近政府人士頃宣稱，英法蘇政治協定即將成立。三國參謀部談話亦可於十日或十二日內在政治協定脫稿前在莫斯科開始進行。』

倫敦卅一日路透電：『駐蘇大使西慈頃復有報告到此，據稱三國談判續有進步，……張伯倫定今日在下院聲明英法蘇三國極盼締結反侵略公約，並擬宣布英法政府決與蘇方在莫斯科舉行海陸空軍事談話云。』

另一方面法土軍事協定已開始舉行，英法海軍合作也擬定方案。國際反侵略集團，諒更能密切聯絡。希特勒為解救其遠東的法西小醜，與日簽訂協定，第三帝國的窮光蛋，自顧不暇。焉能有餘暇顧暴日。此不過是法西陣線的烟幕而已。

月來國際局勢沉悶，是和平勢力的低潮，昨夜沒有風暴，皓月當空，平靜如鏡，遙隔東海之濱，該有個反侵略勢力的高潮吧。

### 半月來各戰場勝利的戰果

本月來各戰場無論豫鄂北韓東晉西，我軍均不斷出擊，屢有斬獲。而日軍大都處於被動地位，窮於應付，半箇月來造成斬獲敵人萬三千餘敵寇的戰果。茲將中央軍委會之統計，轉錄於下，望國人密切注意我軍積小勝為大勝的戰略，和日軍疲乏脆弱之軍事現狀：

的，愈比較不出個人和祖國斤兩。這種理由從你和你的同伴肯定了。使我更明白了許多道理。你是由鬥爭中出來，我是在和平中生長。可謂是一帆風順由寶貝一樣看得，幼童至中學大學，不遇着一點挫折，你是被視為頑劣的兩足動物。從不平的歧視中養成了奮鬥哲學，從中國農村環境的自然力壓迫下，確立了克服惡魔的雄心。我和一切比較聰明的人民只會喊着響亮的前奏曲，消逝在動盪的微風中，你們是以實踐的精神不聲不響地抓着敵人心肝五臟，你和你們才是祖國所需要的啊！

當我這樣地回憶着，譴責着，你們的行為為經有力地刺痛了我鄙劣的心。凡尚未優化，人們都有這樣感覺嗎？當他們認識了這種超時代的光明與黑暗的劇烈鬥爭中放棄了所應站的崗位。

- ▲晉綏方面▼ 作戰四十六次，斃敵官兵三千餘人，（傷數不計）
- ▲察冀魯蘇方面▼ 作戰一百零一次，斃敵官兵三千九百多名。
- ▲豫鄂方面▼ 作戰五七次，斃敵官兵二千八百多名。
- ▲廣東方面▼ 作戰二十次，斃敵官兵一千四百餘名。
- ▲湘贛方面▼ 作戰四七次，斃敵官兵一千二百餘名。
- ▲浙皖方面▼ 作戰七七次，斃敵官兵一千餘名。

本報定價國幣三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世界反侵略集團的逐漸強化  
現英法蘇三國協定已開始復蘇，英政